

渐行渐远

娜戔/作品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身份共同体
70后作家大系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群人狂热，一个人说冷；一群人在疯，一个人喊痛；一群人跳舞，一个人转身……后来我走了，我不想告诉他们，我一个人走了！

渐行渐远

娜彧 作品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渐行渐远

学术策划与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渐行渐远 / 娜彧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9
(身份共同体 · 70 后作家大系 /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ISBN 978-7-5329-4724-9
I. ① 渐… II. ① 娜… III. ① 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7826 号

渐行渐远

娜彧 作品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发行部)
------	--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	---------------------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4 插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724-9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70后”的身份之“迷”与文学处境

孟繁华 张清华

当我们决心要把一群“70后”作家装入一个笼子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件难事。因为这些人的创作确乎很难从总体上做出涵盖与评价。除了年龄相近，他们在文学上几乎再没有更多共同之处。

这恐怕与这代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有关。总体上，比较而言，“60后”与“50后”作家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线或差异，因为他们都有着接近的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至于“80后”作家，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集体记忆”，他们出生时社会已经开始剧变，走向差异与破碎了。而“70后”这一代，刚好处在历史的夹缝之间——对于历史，他们的印象是若隐若无似是而非；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急风暴雨式的文学革命与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当他们登上文坛的时候，80年代的文学革命已经落幕了；面对现实，“80后”又横空出世，遭遇网络文学大行其道，没有历史负担的这代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70后”就夹在这两代人之间，他们只能另辟蹊径展现他们的文学才能。因此，这一代的小说可以说一直游移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游移于个体的叙事与公共的记忆之间。

当然，这样的分析或许只是一孔之见。事实上，“70后”作家们用他们的方式仍然创作了许多新鲜而独特的各式小说。当总体性溃败之

后，用“代际”概念来表达创作的差异性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文学批评就是这样，虽然是临时性的概念，但要试图对之进行有效阐释时又不得不用之，而它的通约性也为我们提供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和可能。

或许这样表达不同代际作家的文化记忆或类型是合适的：“50后”、“60后”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大体相似的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体相似的历史经历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70后”如前所述，他们隐约或模糊的历史记忆难以形成明确的历史共同体，同时又不像“80后”那样没有任何历史负担。因此，他们只形成了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70后”作家曹寇说：“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①更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50后”、“60后”的“历史共同体”，“70后”的“身份共同体”还是“80后”的“情感共同体”，他们都是“被想象”的共同体。一方面，这一划分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这个合理性并

^①见《曹寇谈70后作家：适逢其时的“中间代”》，《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30日。

没有被充分证实。王安忆曾经说：“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有人进了天国，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传统，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话，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所以，还是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让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青年能真正读我们的书长大。”^①如果是这样的话，“70后”的身份之“迷”完全是被杜撰出来的，现在的代际划分过二三十年后也将沦为子虚乌有。那时回头看现在，原来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白忙活。

然而另一方面，“70后”作家个体的独立或分散状态，也就是今日中国文学状态的缩影和写照。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统一的文学方向已不复存在。但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还要特殊一些，这就是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2009年诺奖获奖者赫塔·米勒说，她的写作是为了“拒绝遗忘”。类似的话还有许多作家说过，但是，这样正确的话对中国“70后”作家来说或许并不适用。普遍的看法也认为，“70后”是一个没有集体记忆的一代，是一个试图反叛但又没有反叛对象的一代。事实的确如此，当这一代人进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大变动——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与文学变革都已经成为过去。“文革”的终结、启蒙主义年代的终结，使中国社会生活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确立，使每个人都抛却了意义又深陷“关于意义的困惑”之中；同时，自80年代开始的“反叛”又日甚一日地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后，“反叛”的神话在疲惫和焦虑中无处告别，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论“反叛”的执行人是谁，可以肯

①王安忆：《在同一时代之中》，见中国作家网，2013年9月24日。

定的是，这一切都与70年代无关或关系不大。这的确是一种宿命。于是，70年代便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与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们看来，虽然很难对这代作家做出整体性的概括，但他们也确乎没有形成一代人文学的“同质化”倾向。换言之，他们生成了另一种难得的丰富性——他们之间是如此不同，除了一个“身份共同体”以外几乎很难找到他们之间任何两个人的相似性。正是这种不同，使他们在历史缝隙中的突围成为了可能。于是，我们在世纪之交或者新世纪以来，便看到了由魏微、戴来、朱文颖、金仁顺、乔叶、李师江、徐则臣、鲁敏、盛可以、计文君、付秀莹、冯唐、瓦当、路内、曹寇、慕容雪村、梁鸿、李修文、安妮宝贝、哲贵、阿乙、张楚、李浩、石一枫、李云雷、东君、黄咏梅、娜彧、朱山坡……这样一群人构成的“70后”小说家的主力群体。

关于“70后”作家的特征，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三位很早即发表过对话《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十几年前他们就发现了这一代人“被遮蔽”的现象，比如他们完全在“商业炒作”的视野之外，还有部分作家所负载的“白领”意识形态对大众的鼓惑诱导等等。但现在看来，之所以会有这些看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50后”这代作家形成的“隐形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压抑和遮蔽。“‘70年代人’中的一些女作家对现代都市中带有病态特征的生活的书写，不能不说具有真实的依托。问题不在于她们写的真实程度如何，而在于她们所持的态度。应该说1998年前后她们的作品是有精神指向的，并不是简单的认同和沉迷，或者说是某种批判立场的。”这些看法确乎是有远见的，上一代作家在文坛建构起的统治地位和主流形象，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持续压抑和遮蔽了后来者，他们被早已形成的经典化秩序规定了自

己的身份与姿态——“你是一个年轻的、生于70年代的作家，你就是‘新新人类’，否则你就什么都不是。”这一描述道出了“70后”的身份之“迷”和精神的困窘。

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70后”仍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显示了他们令人不可忽略的文学地位。假如要让我们举出例证，那么例证是不胜枚举的。

魏微——她的中、短篇小说，因其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独异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高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魏微取得的成就与她的小说天分有关，更与她艺术的自觉有关——她很少重复自己的写作，对自己艺术的变化总是怀有高远的期待。盛可以，她一出现就显示了不同凡响的语言姿态，她语言的锋芒和奇崛，如列兵临阵刀戈毕现，她的长篇小说如《火宅》、《北妹》、《水乳》以及短篇小说《手术》等，都不是以触目惊心的故事见长，甚至也没有跌宕起伏刻意设置的情节或悬念，可以说，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她锐利如刀削般的语言。在她那里，“怎么写”永远大于“写什么”。李师江，他几乎纠正了现代小说建立的“大叙事”的传统，个人生活、私密生活和文人趣味等被他重新镶嵌于小说之中。李师江似乎也不关心小说的“西化”或“本土化”的问题，但当他信笔由缰挥洒自如的时候，他确实获得了一种自由的快感。于是，他的小说与现代生活和精神处境密切相关，他的小说也是传统的，那里流淌着一种中国式的文人气息。鲁敏，她的小说既写过去也写现在，既有虚构也有写实，关于“东坝”的叙述，已经成为她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这个虚构的所在，在今天已是只能想象而无从经验的了——就像当年的鲁镇、乌镇或其他类似的地方。现代化的进程决绝地剿灭了这些力不从心或没有抵抗能力的脆弱区域，那些渺小而令人心痛的生命。中国的小镇是一个奇异的存在，它在城乡交界处，是城乡的纽带，是过去中国的“市民社会”与乡绅文化存在的特殊空间。在那里，我们总会看到

一些奇异的人物或故事，这些人物或故事是带着与都市和乡村的某些差异来到我们面前的。张楚，他的小说的魅力，就在于难以一眼望穿的模糊。这是一个有巨大野心的小说家，他的作品难以用谱系的方式找到来路，他的小说有诸多元素：深受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受到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甚至受到《水浒传》以及其他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经过杂糅吸收和重新铺排，诞生了这个奇异的张楚。看来他是真的理解了小说，他的每篇作品，在生活的层面几乎都无可挑剔，生活的质感、细节和真实性几乎达到了“非虚构”的程度，但是整体来看，其虚构性甚至诗性又都一目了然。在亦真亦幻、真假难辨之间，张楚的小说像幽灵一般在我们眼前飘过。哲贵，这个擅长集中书写富人的存在与精神状况的作家也是一个特例。他所描写的这个阶层在中国是如此特殊——他们是一个“成功者”的阶层，是一个被普通人羡慕乃至仰望的成功人群，但这个人群无所归依、空虚空洞的内心世界，在哲贵的讲述中可谓令人有难以言喻的震惊。东君的小说写的似乎都是与当下没有多大关系的故事，或者说是无关宏旨漫不经心的故事。但是，就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暧昧模糊的故事中，他表达了对世俗世界无边欲望的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审判，而是在不急不躁的讲述中，将人物外部面相和内心世界逐一托出，在对比中表达了清浊与善恶。计文君，她的小说仿佛出自深宅大院：它典雅、端庄，举手投足仪态万方。因此她是一位带有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和气质的作家。另一方面，它诡异、繁复、俏丽，修辞叙事云卷云舒。她的小说有西方20世纪以来小说的诸多技法和元素，但是计文君却又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她是现代的。付秀莹，作为一位后来居上的新秀，起初很长一段时间，她只以孙犁式简约而又清丽的笔触书写她记忆中的乡村，乡村的锦绣年华风花雪月曾让她迷恋不已。近年来，她的创作视野也逐渐转移到了城市，但她仍然写得温婉而跳脱、节制而耐心。娜嘎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

接续了80年代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馈赠。作为潮流的现代主义虽然已成为了过去,但是,现代主义文学曾经揭示和呈现的关于人的惶惑、迷惘甚至反抗的精神状态和内心要求不仅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比80年代更加普遍和激烈。娜或显然发现或感受到了这一精神现象的存在,因此,以极端化的方式表达这一精神现象,显然是娜或刻意为之的。

.....

就在我们梳理“70后”创作成绩的时候,另外一种批评的声音也如期而至。青年批评家张莉认为“70后”小说家的创作,是“在逃脱处落网”。她认为:“70后作家创作遇到的困境,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瓶颈:从先锋写作、新历史主义到新写实主义、晚生代/新生代写作,中国文学已经被剥除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特质’,它逐渐面临沦为‘自己的园地’的危险。70后作家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近十年来的创作景观——如果我们了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强调‘祛魅’,即解除文化的神圣感、庄严感,使之世俗化、现实化、个人化,那么70后作家整体创作倾向于日常生活的描摹、人性的美好礼赞以及越来越喜欢讨论个人书写趣味则应该被视作一个文学时代到来的必然结果。”^①这一提醒并非惘然。整体看“70后”作家的创作,历史全面隐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切合了这代人的身份,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他们难以与历史建构关系的真实困境。

显然,如果从一般性的常识来看,“70后”作家的多样性是一个非常的优点,问题就在于他们迄今“经典化”程度的严重不尽如人意。到了应该“挑大梁”的年代,到了应该登堂入室的年纪,到了应该有普

^①张莉:《在逃脱处落网——论70后小说家的写作》,《扬子江评论》2010年1期。

遍代表性的时候，一切却几乎还在镜子里，是一个“愿景”。中国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50后”和“60后”的一帮中年作家。究其原因，在我们看来，当然有各种难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从内部讲，恐怕就是因为个人经验书写与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接洽问题。在现阶段，否认个人经验或者经验的个人性当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记录者，如果不自觉地将个体记忆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逻辑，与这些东西有内在的呼应与“神合”，恐怕是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的。

或许这与作家的“抱负”有关，也许他们会说，去你们的狗屁“抱负”吧，只不过是一些历史的幻想狂或自大狂的假象，我们就是要写局部、碎片、个人情境。那谁也没办法，但是我们想提及的一点就是，任何人想进入历史都得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如同当代法国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个人记忆是必须要有“社会框架”的，否则就会产生奇怪的失忆症。或许这代人过于无序的经验书写，也是某种社会与历史失忆症的表现吧。

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带着西方文学的影响和记忆开始了整体性的“后退”，这个“后退”就是向传统文学和文化寻找资源，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探索是在总体性瓦解之后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个人性。这也是“70后”作家整体风貌的一部分。“70后”隐约的历史记忆，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面对个人的心理现实——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但是，他们在矛盾、迷蒙和犹疑不决之间，却无意间形成了关于“70后”的文学与心路的轨迹。无论如何，这代作家的成就和问题，都是我们当下中国最典型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注视这代人文学实践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在关注当下的中国文学。

2014年2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广场	01
秦淮	15
胡蝶	27
惊梦	57
走神	105
薄如蝉翼	133
渐行渐远	171
万物生长	203
完美结局	239
我在迈阿密	273
母亲的花样年华	321

(1)

按道理说，上午十点半，谢文婷不应该出现在广场，这个时候她应该在单位，一杯茶已经喝了两开，可能在消消停停地看报聊天，也可能某个女人正在向她倾诉自己的冤屈。谢文婷在市妇联上班，清水衙门的公务员，有些烦，但衣食无忧，旱涝保收。人生也算风和日丽。

可是今天，谢文婷上班没多久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她要去市妇产医院，妇产医院十点半有一个关于不孕方面的讲座。她结婚五年多了，还没有怀孕。前几年是不想怀，现在年纪也有些大了，好像应该要个孩子了。但是，乔阳整整努力了一年，谢文婷的肚子却完全不见动静。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谢文婷在床上量了个体温，再扒着指头算了算，这几天，是排卵期了，正好乔阳出差今晚也该回来了。所以，十点钟的时候，她趴在办公室主任王姐的耳朵上嘀咕了一会儿，王姐笑着说，去吧去吧，这事儿可不敢耽误你。

谢文婷拿起假的但假得乱真的 LV 挎包，出门就是直到妇产科医院的公交站点。谢文婷心不在焉地站在站牌下面，她觉得自己今天应该打的。她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月光”族，一线化妆品的优惠活动、新款

的品牌服装上市消息，她比谁都最先了解，是一个令囊中羞涩的男士闻风而逃的败家MM。如今变得连的士都不大怎么舍得坐，完全是为了还没有影子的宝宝。不化妆，宝宝不是有一个清清爽爽的生长环境？钱嘛，总就那么多，自己用多了，宝宝就会用得少。

可是，今天谢文婷觉得自己应该打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她要是打的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谢文婷等了两分钟左右，的士没来，公交车来了。车上没多少人，她就上去了，挑了个靠窗的座位。窗外都是谢文婷熟悉的城市风景，也没什么好看的。谢文婷拿出手机，给乔阳发短信：你现在哪里？乔阳没有回。谢文婷就自己算，这会儿他应该在去机场的路上。

谢文婷将手机放进包里，眼睛又投向窗外。前面就是中心广场。广场上散落着几个促销的厂家，带着孩子玩的老人，逛街逛累了坐在长椅上的败家美眉——广场的对面就是国际饭店，是这个市唯一的一家四星级酒店，门口常年站着两个穿着火红制服的门童，不停开门关门迎送贵宾。谢文婷的位置恰好正对着国际饭店，透过透明的玻璃门，能够清楚地看到大堂里的富丽堂皇。公交车因为红灯而停下来的时候，谢文婷看到大堂里面有不少客人，这些客人当然跟她没什么关系。她也不会没见过世面地盯着看，她就是那么爱看不看地看着窗外，就看到了饭店的大堂里面。大堂里面当然有很多人，很多人本来在谢文婷看来也就是跟街边的风景一样，没什么稀奇的。但这许多人中，有一对情侣，相拥着正向门外走去。谢文婷的眼睛随着他们移动，确切地说，谢文婷的眼睛是随着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移动。她眼睛越睁越大，然后她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她往车厢前门走。那对情侣出现在光天化日下的时候，谢文婷看得非常清楚了，那是乔阳，她的丈夫。乔阳搂着一个小鸟依人的时尚女人，两个人同时坐进了一辆出租车的后排。

谢文婷的公交车这时候也启动了，迎着绿灯晃晃荡荡地向前，很快

将国际饭店抛向了身后。谢文婷扭过头去，转过身去，但是，那辆载着乔阳和依人小鸟的出租车已经汇入了车流，再也找不到了。

我要下车！谢文婷对司机说。

哦，就到站了。司机说。

谢文婷的眼泪下来了。

(2)

谢文婷下了车就是中心广场，谢文婷觉得广场上的人都像木偶一样无声地跳来跳去。伤痛像巨大的浪潮一样淹没了谢文婷，她一屁股坐在花坛的边沿上，走不动了。毕竟是很正常的上午，市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广场上有许多空着的长椅。谢文婷却坐在花坛边沿上。她的身后是一簇簇盛开的杜鹃花。

有很长一段时间，谢文婷想不起来她怎么会在广场，她不是在单位的吗？她怎么会好好地跑到广场来的？不是周末，也不是黄昏。有时候，周末或者黄昏这里会出现她和乔阳的身影。他们就是在这里，看到那些跌跌撞撞走不稳的孩子，然后决定要个孩子的。乔阳今晚到家，她正在为今晚做准备，今晚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但现在乔阳应该在另一个城市的机场，他怎么会出现在国际饭店？是她看错了？人和人长得相像的不是没有。谢文婷还看到门童将两只大箱子放进了出租车后面的行李箱。也许，那是一对来这个城市旅行的情侣。坐在花坛上的谢文婷渐渐地听到了广场上的人声鼎沸，听到了马路上汽车的噪音。然后，她拿出手机，拨了乔阳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接通了。乔阳没等她开口，就说，在车上，去机场的车上，有事吗？谢文婷说，噢——没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吧，长途漫游。她很想告诉他刚才看到一个人很像他，但是他已经挂了电话。那么没错，是她谢文婷看错了。她抬头望望

天，站起来，走到广场的中央。外面阳光很好，她还跟两个孩子逗弄了一会儿，然后她找了张面对着国际饭店的长椅坐下来。谢文婷认真地很认真地看走出来的每一个人和走进去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对情侣。她就这样看了一个多小时，中午了，人渐渐地少起来了。两个火红的门童也开始放松了，谢文婷却越来越紧张了。

谢文婷没有再一次看到像乔阳的人，她想要是再看到一个就好了，再看到一个她就去医院听不孕讲座，但是她没有看到。于是，她站起来了。站起来的谢文婷迎着红灯穿过马路，走向国际饭店。

有一辆车在离她一米左右时紧急刹车，她浑然不知，从容得好像马路上只有她一个人。

谢文婷原本就是个美女，有着美女们惯有的优越感，还有工作上的习惯性高人一等。于是门童看到一个高雅的女人肩上挂着一个LV的坤包袅袅婷婷地走向了前台。

小姐，对不起，可以用一下你们的内线吗？我找个人。谢文婷带着得体的笑容，很有礼貌地问。

前台小姐指着右边的一部电话说，请！

她拿起电话，想了想，皱着眉头对小姐说，麻烦您帮我看看乔阳先生住几号房？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乔装的乔，阳光的阳。

好的，您稍候。

一阵噼噼啪啪的键盘声之后，小姐说，对不起，乔阳先生已经退房了，上午十点半就退房了。

于是，小姐看到眼前的这个客人瞬间脸色雪白，眼神飘忽，她紧紧地握着话筒，一动不动。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小姐忙碌了一阵子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位客人仍然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您需要什么帮助吗？小姐小心翼翼地问。

脸色雪白的谢文婷身体晃了一下，她对小姐说，麻烦你开间房。

您有预定吗？

哦，帮我看看乔阳先生有没有帮我预定，应该有的。谢文婷现在眉头已经舒展开了，脑子在一片空白以后无比地清楚。

小姐又噼噼啪啪地打了一阵，说，没有，小姐。乔阳先生预定的是昨天，两间房。但是，后来又改成一间了。

是，本来我应该昨天到的。谢文婷说。

那，就算您预订了。

谢文婷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小姐，我可以住乔阳先生他们昨天住的房间吗？

您等等，我查看——哦，可以，已经打扫完了。在1204房间。12楼。这是房间钥匙，请保管好您的押金条。祝您愉快！

谢文婷冷静地将现金卡和押金条仔细地放进了钱包，手拿电子钥匙款款地走向指示的电梯。电梯无声地停下来的时候，谢文婷正对着电梯门中间一块狭长的镜子左顾右盼。门突然间打开的时候，一个正准备跨出电梯的男人被谢文婷吓了一跳。谢文婷走进电梯转过身的时候，那个男人恰好又回过头来，谢文婷莫名其妙地对他妩媚地笑了一下。门关上了。

1204房间，就是这里。谢文婷抚摸着手里的电子钥匙，乔阳，她的丈夫一个多小时之前和一个女人还在这个房间里做爱做的事。她手里握着钥匙，她就要打开这道门了，她要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她将卡片插进了门上的锁缝，绿灯闪烁以后，门被她悄悄地拧开了。跟她想象的一模一样，她看到了两个人，不，是两条蛇，在一张夸张的大床上，纠缠在一起。她叫了一声，蛇不见了。她将钥匙插进取电插座，房间里立即笼罩着无边的温馨。这是一间称得上豪华的大床房。房中央的双人床整齐而温馨地铺着雪白的床褥和粉色的床罩，床头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后现代的油画，油画上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赤裸着上半身，一对乳房被两个尖尖的碗状物覆盖。米色的窗帘和白色的窗幔稳重而柔和地将窗外的